



中国文字博物馆门前的青铜甲骨文碑



中国文字博物馆前的金色字坊

一片甲骨惊天下

· 横幅方 ·

河，生命的源头活水。这个如今作为河流统称的汉字，在甲骨文中却有着特定指向——专指黄河。三千年前，古黄河自殷墟东侧浩荡流过，甲骨上镌刻的“涉于河东”“东至河”，不仅标注了方向，更勾勒出地理位置，宛如一幅远古的简略地图。黄河文明最耀眼的启明星，正是文字。汉字始祖仓颉生活在黄帝时代，日月星辰的运转，黄河奔涌的磅礴，必然是他灵感的不竭源泉。无数个清晨与黄昏，他跪坐在黄河岸边，手持树枝，将眼中的万物生灵绘于河滩之上。当一个个图画般的符号有序排列，恰似在荒野中点燃了惊天动地的文明火种。《淮南子》记载：“仓颉作书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”神话传说里，先祖赋予仓颉四只眼睛的形象，当文字如滔滔河水从他手下奔涌而出时，连上天都为之担忧，唯恐人们沉溺于文字的雕琢而荒废农耕，故而降下粟米预警；鬼怪们则吓得在夜里哀哭，因为文字能记录它们的恶行，让坏事无所遁形。可见，文字自诞生起就锋利无比、威力无穷。

正是文字，载着黄河文明如黄河水般绵延至今。从结绳记事，到图画文字，再到象形文字甲骨文，这是一段何等漫长的演变历程。曾经，我多次乘坐京广线列车，与河南安阳擦肩而过。直到一个初冬的夜晚，我终于踏上安阳的土地。虽然早就知道甲骨文的发现地殷墟，但有些惭愧的是，让我知晓安阳还有一座“中国汉字博物馆”的，竟是一位外籍教师。

十多年前，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终身教授陈桥驿曾对我讲起“中国七大古都”的由来。当年，中国地理学会的侯仁之先生委托他主编《中国五大古都》一书，陈桥驿回答：“五大古都在民国时就已被学界认可，让我担当主编，我有些顾虑。我是浙江绍兴人，久居杭州，要是书中没有杭州，怕是要被人指责。杭州也是著名古都，所以，要么我放弃，若要我主编，就编《中国六大古都》。”就这样，《中国六大古都》于1983年出版。后来，河南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到访浙大，邀请陈桥驿到河南考察。河南方面提出，古都名录不能少了安阳，这里不仅是甲骨文的发现地，更是商代晚期都城。一向倔强的陈桥驿也认可了这一观点。1988年，谭其骧先生提出“中国七大古都”的观点，并详细阐述了安阳的历史地位。陈桥驿深以为然，将安阳纳入，主编出版了《中国七大古都》。

河南安阳的中国汉字博物馆，规模宏大，气势非凡。正门口巨大的雕塑建筑造型取自甲骨文的“字”形，矗立在蓝天阳光下。镂空的设计，让风穿梭其中，带来一种奇妙的时空交错感，既让人感受到人类历史的悠远

漫长，又体会到在浩渺天地间，甲骨文字的诞生不过是短暂一瞬。两只金色玄鸟分立两侧，姿态灵动，仿佛刚刚落地，又似即将展翅高飞，让人联想到它们自由的飞翔曾令先祖无限神往。广场两边，硕大的铜质甲骨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上面的汉字清晰可辨。这些文字，从最初凝固在兽骨上，便开启了漫长而艰辛的演变之旅，艰难地“爬出”兽骨，依次跃然于陶器、青铜、竹简、纸张之上，最终呈现在现代的电脑屏幕中。回首望去，这数千年的演变进程，竟似跳跃般飞速。

甲骨文在黄河中游的安阳被发掘，绝非偶然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“轴心时代与轴心文明”学说，曾令世界惊叹，也让学者们困惑不已。公元前600年到300年间，在地球上北纬23度到35度的地理空间内，为何几乎同时涌现出一批对人类文明具有灯塔效应的伟大先贤？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哲人，彼此没有交往，也无法交流信息，却在各自的土地上绽放出绚丽的思维之花。人类文明史学者陈浩武先生曾形象地感慨，他们就像事先约定好似的，如同从飞机上在大致相同的时段内，降落到这一维度区间的东西方。

在食不果腹的困境下，人们无暇仰望星空、思索文明。万里黄河从西部海拔4500米的高原出发，沿着大跨度阶梯奔腾而下，流淌约8500里后，抵达海拔500米上下的区域，这里是著名的黄河金三角——晋陕豫三省交汇处，也恰好位于北纬35度上下，而殷墟之地紧邻这条纬线。众多黄河古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这儿地带。我们的先祖，历经无数艰难险阻，凭借智慧避开风险贫瘠之地，最终择定黄河流域这片安静平稳、水患较少的区域定居，得以生存繁衍，进而点燃了文明的星火。

甲骨文的发明是历史的必然，但其发现却充满偶然。这些承载着古老文明的甲骨，被黄土掩埋长达3000多年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经过8年时间，陆续发掘出17000余片契刻有文字的甲骨。“一片甲骨惊天下”，它们为三千年前的商周时代打开了一扇巨大的天窗，让国人得以目睹并想象先祖的生活图景。在那个中国屈辱地对外赔偿巨额白银、东北沦陷、山河呜咽、日寇觊觎国土的至暗时代，一片白色的甲骨如闪电般惊醒了麻木的国人，继而惊艳了世界。甲骨文是黄河文明源流中最炫目的辉煌，那些刻在兽骨上的文字，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。它们虽无声，却胜过千言万语。一经发掘解译，便仿佛魂归故里，赋予国人自豪与自信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初夏晋北行

张贵宝



晋北行 小树作

莲基座托起抛物线的深意——那向上收分的塔身，承载着一个王朝对永恒的执着追求。站在壁画前，仿佛能听见画中人物的低语，看见他们忙碌的身影，千年的时光在此刻变得触手可及。

晨曦微露，壶山古建筑群笼罩在薄雾之中。广灵水神堂的明代飞檐倒映在碧波之上，守碑老人手持竹帚轻轻清扫，元代的治水智慧便顺着《重修水神庙记》的碑文纹路，缓缓漫过古老的青石。正午的阳光斜斜地切入五铺作斗拱的阴影里，二十四诸天的衣袂仿佛在斑驳的墙面上迎风飘动。原来，梁思成手稿中那些工整的建筑侧面图，在真实的三维空间里，竟化作了灵动飞天谱写的华美乐章。光影在古建间游走，为每一处细节都镀上了神秘的色彩，让人不禁屏住呼吸，生怕惊扰了这份跨越千年的静谧。

在应县木塔东南三里外的净土寺，抬头仰望，藻井中的星辰比夜空更加璀璨。九宫格穹顶之下，微微天宫的悬鱼栩栩如生，引得梁间新燕误将其认作归巢之处；披发石狮的瞳仁里，仿佛还凝结着辽代石匠最后一凿时溅起的尘屑。同行的建筑师轻抚着“彻上露明造”的梁架感叹：这是匠人留给时间最坦诚的告白——所有的建筑结构都坦荡如赤子之心，即便有疤节，也是荣耀的勋章。我们静静地站在藻井下，感受着历史的厚重与匠人的匠心，每一道裂痕、每一处磨损，都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

旅程接近尾声，在洪福寺中，宋代文殊菩萨像的璎珞正承接滴落的烛泪。一个暴雨突至的黄昏，我们被困在采用移柱造工艺的佛殿内，看着雨水顺着栌斗的纹路蜿蜒而下，恍惚间，仿佛穿越回了八百年前的时光长河。朋友谈起永乐宫壁画搬迁的故事，那些壁画上飞升的天女、怒目的金刚，都化作文化血脉的支流，在这片土地的深处奔涌不息。雨声、雷声与讲述声交织，为这场文化之旅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，也让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有了更深的感悟。

归程的车上，车载音响流淌着悠扬的旋律，后视镜里，王家屏幕的碑刻渐渐消失在暮色中。但我知道，当某天清晨，代县白塔的露水蒸腾成云，终将化作五台山佛光寺檐角铜铃的清脆声响，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永恒的文化传奇。

车窗外，万家灯火渐次亮起，而我们的心中，已然装满了晋北大地的千年风华。

张草稿纸上都写满密密麻麻的公式。那天晚上，你突然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，我在门外听见你压抑的哭声。等你红着眼眶出来，只说了句：“妈，我压力好大。”我把你抱在怀里，像小时候那样轻轻拍着你的背，你的肩膀已经比我宽了许多，却还像个需要安慰的孩子。

离高考还有3个月时，你开始变得沉默寡言。每天早出晚归，连吃饭都在背单词。有次我做好了你最爱的糖醋排骨，你却只扒拉了两口就说吃不下。我看着你日益消瘦的脸庞，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。直到有天晚上，你突然推开我的房门，手里拿着张模拟考的成绩单：“妈，我进年级前50名了！”你笑得像个孩子，可我注意到你校服袖口下露出的手腕，瘦得能看见青色的血管。

现在，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一天天变少，你却反而平静下来。昨晚我看见你坐在飘窗上，望着不远处的迎泽公园发呆。“妈。”你突然说，“其实现在想想，这三年也没那么难熬。”月光洒在你脸上，我发现曾经那个爱闹的小男孩，不知何时已经长成了沉稳的少年。你的眼神里有疲惫，却也多了坚定。

孩子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记得你第一次考砸时的眼泪，记得你挑灯夜战时的专注，记得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模样。

等你凯旋的那天，妈妈会守着这盏永远为你亮着的灯，听你慢慢讲述这一路的故事。

等你凯旋

王晶晶

攥着刚及格的物理卷子，眼眶通红地说：“妈，高中课怎么这么难？”我摸着你还带着婴儿肥的脸，把你搂进怀里，你身上还带着阳光味道。

高二那年冬天特别冷，汾河的冰面结得老厚。你开始主动减少玩耍时间，书桌前的台灯常常亮到凌晨1点。有天半夜我起来，发现你裹着毯子蜷在书桌前，面前摊着本错题集。“这次月考物理进步了20分！”你眼睛亮晶晶的，可我分明看见你眼下青黑的眼圈，手指因为长时间握笔，关节处都磨出了茧子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都会在书包里塞个暖手宝，在保温杯里装满红枣茶。

到了高三，变化来得猝不及防。你开始拒绝我进入你房间，书桌前的帘子总是拉得严严实实。有次我偷偷掀开一角，看见墙上贴满了倒计时牌和励志标语，每

博物馆是凝固的历史相册、流转的文化年轮，鲜活的科学讲堂。山西博物院以宏阔的建筑、丰饶的馆藏、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纵贯古今的年代跨度闻名遐迩。5月下旬，我们一行循着“晋魂”的召唤南下“下馆子”，推开山西博物院的大门，触摸历史的肌理，聆听时光深处的回响。

等一场烟雨，而我在这儿与千年相遇。

这座百年老馆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，珍藏着65万件藏品，其中青铜、瓷器、石刻、佛教造像、壁画、书画等尤为亮眼，仅珍贵文物就达4万余件。以“晋魂”为主题的基本陈列，宛如一部立体史书，“文明摇篮”追溯史前星火，“夏商踪迹”勾勒早期王朝轮廓，“晋国霸业”再现诸侯争霸风云，“民族熔炉”记录多民族交融历程，“佛风遗韵”展示宗教艺术巅峰，“戏曲故乡”传唱千年梨园绝响，“明清晋商”讲述商界传奇。此外，“土木华章”“山川精英”等5个艺术专题，更让三晋文明的肌理纤毫毕现。作为文物大省的“文化会客厅”，它当之无愧地承载着“晋魂”这沉甸甸的名号。

文物是历史的密码本，是古人亲手写下的备忘录。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，三晋大地曾掩埋无数瑰宝，如今它们穿越时空，在博物院的展厅里重新焕发光彩——这是文明的幸事，而我们能近距离凝视千年前的器物，更是与历史的奇妙相逢。

一迈进馆门，展厅内沁人的凉意与室外的暑气形成鲜明反差，瞬间唤醒感官。山西历史陈列馆宛如一条时光隧道，徐徐铺陈着从远古到近代的三晋发展脉络；而国家级精品陈列馆更是重中之重，这座规模大、序列完整的综合性文物展厅，以黑白为主色调，借光影烘托出珍品的庄重气场。十大镇馆之宝在此集结，每一件都是时光淬炼的精华。

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临汾曲村天马遗址，作为古代祭祀礼器“六尊六彝”之一。驻足细看，它以回首凤鸟为形，凤首高昂、羽冠华美、圆睛传神，造型与纹饰精妙绝伦，如今已成为博物院的标志性符号。当指尖隔着玻璃虚描摹它流畅的线条，仿佛能触碰到三千年前铸造者的呼吸。

汉代彩绘雁鱼铜灯堪称“环保神器”，鸿雁衔鱼的造型里藏着巧思——雁颈与灯体可拆分，鱼身腹腔中空，转动灯盘能调节光线，烟雾通过雁颈导入水中净化，两千年前的智慧令人拍案叫绝。站在灯前良久，想象古人如何在摇曳的灯火中读书议事，竟生出时空交错的恍惚。

别人守囿青铜挽车，是春秋时期金属器中的璀璨明珠。这是一辆精巧的厢式六轮车，整体造型别致，宛如一个微缩的艺术世界。厢顶设有可开启的盖子，仿佛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神秘宝藏。在厢顶的四角，各立着一只灵动的小鸟，这些小鸟并非只是简单的装饰，它们能够自由转动，为整个器物增添了几分活泼与生机。最为独特的是，在车门边站立着一位刖人，他是被砍掉左脚的犯人形象。这一设计与《周礼》中“刖人使守囿”的记载相契合，不仅为器物赋予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，更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的社会制度与刑罚情况。而从工艺角度来看，全车能转动的部位多达15处，每一处转动结构的设计与制作都极为精妙。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，要实现如此复杂的可动结构，需要工匠具备高超的技艺和卓越的智慧。无论是金属的锻造、部件的衔接，还是转动机制的设置，都展现出春秋时期工匠们的巧思与精湛手艺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3个多小时的参观，脚步不知不觉已丈量完整个展厅。走出博物院时，阳光倾泻而下，恍惚间竟有些步履蹒跚——这并非身体的疲惫，而是灵魂被海量的文明瑰宝填满后的震撼与沉醉。每一件文物都是一道珍馐，青铜器的厚重是醇厚的浓汤，书画的飘逸如清爽的时蔬，那些跨越千年的匠心巧思，化作滋养精神的饕餮盛宴。

因为一座馆，奔赴一座城。每天有两万多人走进山西博物院，与文物展开穿越时空的古今对话，使人们对知识获取和文化体验有了更多的期待。

原来真正的文化之旅，是让心灵在历史的长河中潮流而上，打捞岁月沉淀的珍宝，这般充盈与富足，恰似一场永不散席的文明飨宴，余韵悠长，令人久久回味。



山西博物院(资料图)

跟着『晋魂』下馆子



晋侯鸟尊(水彩画) 小萌作